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謳

鐔津集卷十七　　宋　釋契嵩　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并敘

敘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辨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迺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説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

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愽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
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夫
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
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
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
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
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
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

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為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為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

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𠃉大開通得理

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

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謂行善在已是

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

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為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為昧少耳昧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巳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

謂之道脩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
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
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
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
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
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
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葢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為一貫誤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或曰例較烏得以忠恕而輒為其一貫乎顔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顔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為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

道開通一理為其教元為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為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玆謂賢智之人怨道而所以為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為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為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辨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為昧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為其道

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為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為可乎然子貢子夏為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

德而正其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别異乎佛老虚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虚無者最為其元茍異虚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為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為道德與仁義為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為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為小康是豈非仁義為治於道德為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忍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果道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

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為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目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㫖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

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為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三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虙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頴達

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兹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於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茍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

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黄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説耶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

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黄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為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茍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

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汚謂出於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静慈惠為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汚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扺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

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汚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

或云失書亦云梁史不直不書

而後世盍不識知梁天子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賊之也韓子既

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説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誤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

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誤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茍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

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為之

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

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説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説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

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

也煩煩則民勞而茍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説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

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葢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埀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嵗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

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
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訩訩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
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
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令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
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
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

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窒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巳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滅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静滅謂滅其情慼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

斯榮斯辱斯徇斯弊斯恩愛斯煩惱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絶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脈身無我奚著脈心無意奚貪脈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

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

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

出世之教宜為然爾此蓋可以寘數審也今佛以其出

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

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

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

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

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

之人反皆詬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黙然無如
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
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
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
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
事即以理決之何必頼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

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允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羣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

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來將百世矣専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説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子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哂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年世相去縣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强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

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脩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奥耶韓氏其説

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乗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

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窻牖而與人内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脩身事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内脩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脩

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於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盍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奥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

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

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

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

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

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

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

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茍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

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鐔津集卷十七

鐔津集卷十八

宋 釋契嵩 撰

非韓中

第二

始晞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徳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

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為過耳夫中庸誠明者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原也如此韓子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為幾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顔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顔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

何尚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逹誠明中庸至理雖盈著書可傳以為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為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

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自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以至悖於四元不書此今備檢入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為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為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

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善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

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别耶但其所知有遠近其能有多寡是葢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葢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葢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絶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

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荀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

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劾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著或作顯韓子

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爲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爲狂爲悖爲邪爲佞爲貪爲惑鮮有成其德性（本或無性字）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人吾恐夫𥁞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

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葢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

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爾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者有外乎佛老夷狄之教而明教不深辨惜乎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蓋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

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茍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

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説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茍欲如三皇之政則三皇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或無所以二字茍欲如三皇之無為其茫乎天

運宵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徳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犧神農黄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徳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説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

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救字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況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辨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爾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説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葢以麟鳳四靈大率

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絶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絶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説漫漶不決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宫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棷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

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絶賖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勍勁得勝之謂

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曰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脩春秋立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

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懐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

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
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
道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
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
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
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
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
誚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

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説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静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静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顔色麤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葢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

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已爵禄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傅說諸葛亮輩傅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遽來徉徉然以趨禄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為者也況有沈名絶迹逃越世網者耶盖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雖爵命百逼蔑如也韓子亦

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弔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掠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賤者也今

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諭何忍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贄而前天子則贄鬯諸侯則贄玉卿則贄羔大夫則贄鴈士則贄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茍為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衒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為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

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温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傚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

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説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説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謌者不謳謌益而謳謌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

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揚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怪韓子疎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

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鬬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

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紊絶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茍為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疎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

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世强計而與其天

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歴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説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巳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

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為況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絶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義以傅會其説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

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皇之書也漢書稱倪寛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葢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資乎

後世之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揚子雲之徒徒
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辨之
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
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
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
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
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
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

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䦨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

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貞觀之風逺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黄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説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茍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

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茍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揚子雲為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為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為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為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彊也不爭而乃有所為耳夫以其所為而與人欲爭彊鬬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為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

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為强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為言不類其法不亦誤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

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況其所尚以不爭為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桓譚豈為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

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賛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

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于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為位為首為贊以鈐乎一歲做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

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伏羲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伏羲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羲文王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

之揚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俟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説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説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爾耶吾恐以文爭强而後生習為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徳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揚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揚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

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
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
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為書以誌
其事夫黄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廵有苗道
死遂瘗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
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
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葢二妃未之從也他
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

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為其説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為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

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絶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較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徳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謳

謄錄監生臣陳燦

鐔津集卷十九

宋 釋契嵩 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為贈絳州刺史馬彚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彚者葢北

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剌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曰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以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為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

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彚為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迺覺佛說之為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辨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内終黙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為進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為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愎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眡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

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為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

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叅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弟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叅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

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已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

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

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

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

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

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

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要自以為難

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

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强為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言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為福得佛之法不為外物所惑為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雖曰談理論性已厠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福為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為道

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三平何為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知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以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

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

也其為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巳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

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閭巷凡庸之人最為無識欲相訴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閭巷之人為意之審也謂佛為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

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茍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為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

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為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為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為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黄霸為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睬

此二說怪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
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
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
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
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顔初碌
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
奏光顔能大破賊兵晉時戴睎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
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睎果以無行被斥

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嵇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爾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為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亢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

六二爻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謇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德宗貞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爲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闚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

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䦖諫者謂䀏君顔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為人臣之

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
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為黨傾覆宰相
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閤下一疏論其
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
免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
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强
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
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

而遽作論譊譊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為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

朝為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頼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效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羣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為此

説似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膠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謬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

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絶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也夫清淨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膠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貺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乎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或無道字）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

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較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

詇韓子乃文此縱然如與鬼相睹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知或與之字）其文乃資鬼而為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為戲耶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慟（一作慟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頴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較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

報應者善惡為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為善而不欲其為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逺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福近矣佛之意正爾但以三世而較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逺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茍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為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為天子纔二

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歷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説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於乎聖人為教設法皆欲世之為善而不為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賔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巳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

靈觳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較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况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為祥為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葢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誡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葢亦慕乎大

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賔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生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為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況其君未果為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

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為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為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況君之所為未至為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説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頔書稱頔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揚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頔列傳相反不亦謬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挐從之商南層峰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

刮絶去不宜爛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為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為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皇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羣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

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然者夫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其詩詞有云我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緇林學道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别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初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

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葢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為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為詩示其輕慢畢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横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蹵其芻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
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
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輦延之內殿談法廣
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誡于羣臣曰朕之師
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
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
此尊嚴而侮慢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
與朝廷抑又𤼵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

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答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

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使後世學者資以為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揚雄作太玄經以准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

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揚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鋭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行集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

亦族誅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吴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司馬遷范曄左丘明等三人然以此爲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成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禄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馺駟信乎異人

也然凡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候凡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説謂果若如凡言即掃廳屋候凡者即以凡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專儒頡頏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

之道無俟於荀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為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荀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為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凡事仙翁異人怗怗然願欲伏為其門人掃灑廳宇以俟之憑其言而望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辨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睹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巳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

其道可謂至乎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太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辨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毁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巳五十者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貢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鐔津集卷十九